

趙之謙白文印

〈朱志復字子澤之印信〉的文字造形賞析 ◎陳信良



〈天發神識碑〉局部

〈朱志復字子澤之印信〉(J0056_093_2) 方形白文印，款：「生向指〈天發神識碑〉問摹印家能奪胎者幾人？未之告也。作此稍用其意，實〈禪國山碑〉法也。甲子二月，无悶。」

此印為三十六歲(1864)所作。「朱」字近《繆韻》字形，「志」字亦可能為小篆與漢印文字的融合，「復」字字形可辨，形近〈石鼓文〉或〈繹山碑〉。「子」字見《繆韻》，「澤」字見晚出《金石》《字徵》，「澤」字上方「𠂔」形上有一凸筆，較為特殊。「印」、「信」兩字形同漢印文字。

布字平和，由「單字」中求得變化，進而整體印面得活，亦得「雄」、「清」之美矣(註1)。白文周欄加大留紅，是其對漢印白文印的心得創見，白文疏密間的細緻韻味可賞，林師進忠說：

「此時趙之謙篆刻藝術已達高峰，如《書譜》所云：『心不厭精、手不忘熟。若運用盡於精熟，規矩諳於胸襟，自然容與徘徊，意先筆後，瀟灑流落，翰逸神飛。』其妙趣已得，款中神識、國山諸語，實與摹習文字表相形貌無涉，僅視為告其弟子之『教學用語』亦可，更重要的是其創作方法與理念(註2)。」

鄧散木亦說：

「臨古要不為古人所囿，臨其神不臨其貌，取其長不取其短，有似而不似處，有不似而似處，斯為得髓(註3)。」

如此可知創作者須注重思考，對於文字材料的取捨與應用，必須自我培養訓練出具備分辨優劣的能力，進一步才能對古人的創作內涵有所吸收，而不只是一直對其形貌模仿而已。

註1：明·楊士修《印母·雄》曰：「具堅之體，其勢為雄。如持刀入陣，萬夫披靡，真所謂一筆千鈞者也。」另《印母·清》曰：「雄近乎粗，粗則亂而不清。須似走馬放雕，勢極勇猛。而其間自有矩矱、有紀律，井然可循；劃然爽目也。」

註2：林師進忠《趙之謙的篆刻書法繪畫研究》，184頁，臺南：古印出版文化有限公司，2002年1月。

註3：鄧散木藝術陳列館供稿《鄧散木印譜》，哈爾濱：哈爾濱地圖出版社，1989年3月。